

·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大文库 ·

轻松阅读 · 畅享收获

名利场

[英]萨克雷 / 著 贾文渊 / 译

Vanity Fair

下



北京文艺出版社

名利场



·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大文库 ·
轻松阅读 · 畅享收获

[英]萨克雷 / 著 贾文渊 / 译

Vanity Fair



下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利场/(英)萨克雷(Thackeray, W.M.)著;贾文渊译. —2版.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78-3585-5

I. ①名… II. ①萨… ②贾…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9780号

书 名 名利场

著 者 (英)萨克雷
译 者 贾文渊
责任编辑 金国安
策划出版 徐现江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营销部)
010-58200905转801(北京中心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8200905转802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三河市杨庄第七印刷厂

开 本 700×960 1/16
总 字 数 621千字
印 张 36.25
印 数 1-8000册
版 次 2011年8月第2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585-5
定 价 3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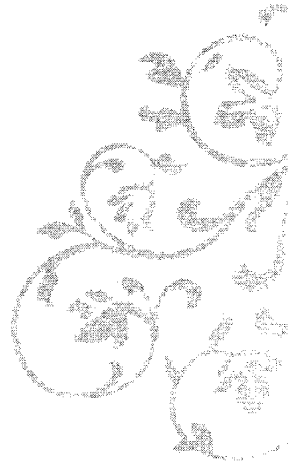
目 录

下 卷

第三十五章	做寡妇当母亲·····	295
第三十六章	毫无收入却过得安逸舒适·····	302
第三十七章	继续上一章的话题·····	308
第三十八章	孤儿寡母的小家庭·····	320
第三十九章	愤世嫉俗的一章·····	330
第四十章	贝基得到家人承认·····	337
第四十一章	贝基重访故居·····	344
第四十二章	奥斯本一家·····	353
第四十三章	读者必须快步绕过好望角·····	359
第四十四章	在伦敦与汉普郡之间的曲折情节·····	366
第四十五章	汉普郡与伦敦之间发生的事情·····	373
第四十六章	挣扎与折磨·····	380
第四十七章	冈特大街上的公馆·····	387
第四十八章	觐见国王·····	394



第四十九章	三道菜一道甜点·····	403
第五十章	凡人琐事·····	409
第五十一章	字谜表演·····	415
第五十二章	斯泰恩勋爵体贴入微·····	430
第五十三章	营救引起的灾难·····	437
第五十四章	灾难后的那个星期日·····	445
第五十五章	继续上一章的话题·····	451
第五十六章	乔治变成上流绅士·····	464
第五十七章	黎明时分·····	473
第五十八章	我们的朋友多宾少校·····	479
第五十九章	那架旧钢琴·····	488
第六十章	回到上流社交圈·····	497
第六十一章	两盏灯熄灭了·····	501
第六十二章	莱茵河上·····	512
第六十三章	我们与一位老朋友重逢·····	520
第六十四章	漂泊·····	529
第六十五章	公务与消遣·····	542
第六十六章	爱人的愤怒·····	548
第六十七章	出生·婚姻·死亡·····	560



下 卷



第三十五章 做寡妇当母亲

卡特布拉斯与滑铁卢大战的消息同时传到伦敦。《伦敦公报》首先发表了两次战役的结果，整个英格兰都感到胜利的振奋，也怀着恐惧。宣布胜利之后紧接着传来的是详细战事报道和伤亡将士名单。谁能描写出人们展开这份名单时的恐惧心情啊！整个英国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都与弗兰德斯的两场战役息息相关。人们读完部队阵亡将士名单，得知自己的朋友或亲戚是生还是牺牲，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有人对上苍的庇佑衷心感激，有人悲哀得痛不欲生。即使现在人们有兴趣翻看当年旧报，也能够体会出那时人们屏息期待的焦虑心情。报纸上每天登载伤亡名单，仿佛连载的小说片段，读完一天登载的内容，只能引得人更加急不可待。想象一下每日散发出油墨香味的报纸给人们带来的是多大的感情骚动吧。我们这个国度在那次战役中投入的仅仅是两万兵员，如果大家能体会出这种感情，那么想象一下在这之前的二十年中，欧洲总共动员过数百万将士参战，其中任何一个人杀死一个敌手，也同时伤害了远方无辜亲人的心。

这份著名的《伦敦公报》带给奥斯本一家的是可怕的打击，对一家之长的打击尤其深重。姑娘们大放悲声，惨遭失子之痛的老父亲让悲哀彻底压垮了。他的思维竭力朝一个方向扭，认为儿子是因忤逆不孝而遭天谴。他不敢承认上天的惩罚让他感到恐惧，也不愿承认他对儿子的诅咒这么快就得到应验。他有时感到恐惧的震惊，仿佛摆布儿子命运的始作俑者是他本人。本来还有和解的机会，孩子的老婆本来可能死去，他也可能回来说，爸爸，我错了。但是如今再也没有这种希望。他站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一边，永远以一双悲哀的眼睛盯着他父亲。他记起以前儿子就有过那样的目光，当时他大病一场，大家都以为他不可救药了，孩子默默躺在床上，瞪着一双吓人的眼睛，呆滞的目光中只有悲哀。老天啊！父亲紧紧跟在大夫身边，心里怀着怎样的焦急。高烧消退后，儿子开始康复，再次认出父亲，他心头卸下的是怎样的重负啊。然而，现在什么救药也没有了，也不再有机会重归于好。更要紧的是，再也不会听到他低声下气的哀求，他怒气冲冲的面子和虚荣无法得到安慰，无法让他如灌进毒液的愤怒血液恢复正常流动。很难说清楚，让骄傲父亲的



心感到最痛苦的是哪一道伤口——是儿子再也得不到他的原谅，还是不可能期待得到儿子的道歉？

不论这位严厉的老人有什么心事，反正他什么都不说。他从不向女儿提起儿子的名字，只是要求全家的女人都穿上丧服，也要求男佣同样穿上深黑色的衣服。当然啦，所有晚会和娱乐活动全都推迟到以后举行。尽管他未来女婿与女儿的婚期已定，但是他并不与他联系。奥斯本先生的面容就足以制止布洛克先生提出任何要求，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强行举行婚礼。他有时与小姐们在客厅窃窃私语，怀疑老人再也不能恢复正常。他永远钻在自己那间书房里。房子向阳一面的屋子都关起来，等待服丧期结束后才能动用。

六月十八日过后的第三个星期，奥斯本先生的朋友威廉·多宾爵士到拉塞尔广场来拜访他。他脸色苍白，神情不安，坚持要面见老先生。人们把他引进书房后，他说了几句双方都难以理解的客套话。副市长从一封信里抽出一封盖了红印的附信，迟疑地说：“我儿子多宾少校托联队一位军官捎来一封信，今天刚收到。里面附有给你的信，奥斯本。”副市长将信放在他桌子上，奥斯本默默地瞪视了他一阵。那副面孔让信使感到惊恐，他面露负疚神色，盘桓片刻之后，道别的话也没说，连忙溜走了。

信是乔治写的，笔体粗重有力，父亲十分熟悉。这正是六月十六日凌晨与阿米莉亚道别前写的那封信。火红的封漆上有奥斯本从《贵族名录》中盗用的族徽，上面有他家的座右铭“以战争保卫和平”，虚荣心极重的老人想以此假装与公爵有亲戚关系。在信上签名的那只手再也不能握笔，更不能握剑了。那颗印鉴也在战场上被人从乔治的死尸上抢去。父亲并不了解这一情节，只是面对那封信呆坐着，脑子里一片空虚与恐惧。凑过去拿信时，他几乎一头栽倒。

你与亲密的朋友发生过争执吗？朋友与你热恋时写的信，后来重新一读，多么让你厌恶作呕！重温那时热烈的痴情，觉得当时的感情真是乏味透了。它们是竖在爱情坟墓上谎言连篇的石碑！对人生和虚荣，它们又是尖刻冷漠的嘲讽！大多数人都写过整抽屉这种东西。这样的信完全是家丑，我们保存着，又怕翻阅。奥斯本拿着儿子生前写的信，长久地颤抖着。

可怜的孩子在信里并没有多说。他实在太骄傲自负了，不愿承认心中柔情。他只是写道，参加那场大战役之前，与父亲道别，庄重地请父亲照顾他撇下的妻子，或许她要生下自己的后代。他不无悔恨地承认，自己行为荒唐，花钱奢靡，母亲留给他的遗产已经消耗大半。他感谢父亲以前对他的慷慨，

对父亲保证说，不论倒在战场上，还是活着回来，都将不负乔治·奥斯本的名字。

碍于英国人的习惯和骄傲，或许还有尴尬，他没有多写。在他对父亲的称呼上，父亲没有看出亲吻过的痕迹。奥斯本先生丢下信，一阵最苦痛的抽搐紧紧绞着他的心，他既失去了儿子的爱，又没得到报复机会。他仍旧爱儿子，却依然不能原谅他。

大约两个月之后，家里小姐随父亲去教堂做礼拜时，发现父亲不坐在原来固定的座位上，而是靠在座位上目光直勾勾盯着上方。姑娘们顺着父亲阴郁的目光望去，只见墙壁上多了一块精雕的石碑，一位代表英国的女人俯身在一坛骨灰上哭泣，旁边横着一柄断剑和一头狮子。这显然是为阵亡的将士竖起的纪念碑。当年的雕塑家常使用这种素材，全是些夸张的异教形象。大家在圣保罗大教堂四壁上仍然能看到这种形象。本世纪初的十几年中，对这类雕刻的需求总是十分旺盛。

在上述石碑下面，有奥斯本家堂皇的族徽，还刻着一行字：纪念为国王陛下捐躯的某联队小乔治·奥斯本先生。于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在滑铁卢战役中，为国王陛下和祖国的光荣胜利而牺牲，时年二十八岁。为祖国献身，虽死犹生。

两姐妹一见那块石雕，立刻伤感得不能自己，玛丽亚小姐不得不连忙离开教堂回家。礼拜的人们满怀敬意地为身着丧服泣不成声的两姐妹让路，也深深怜悯坐在纪念阵亡战士的石雕对面那位神情肃穆的父亲。姑娘们纵情发泄悲情之后相互道：“他会原谅乔治太太吗？”父子俩因为儿子婚事吵翻后，关于他能不能与年轻的寡妇和解，奥斯本家的熟人们广为谈论。拉塞尔广场的街坊和市中心的人们甚至为此事打赌。

两姐妹原来就很担心阿米莉亚有可能被接纳进这个家庭，现在这种担心更甚，尤其是到了秋末，父亲宣布说要出国旅行。他并没有明确表示要去哪里，但是，她们立刻本能地知道他要到比利时，而且意识到乔治的寡妇仍然住在布鲁塞尔。关于阿米莉亚的消息她们了如指掌，都是从多宾夫人和她的女儿那里听来的。联队第二少校战死疆场后，上尉得到了晋升。勇敢的奥多德在任何场合都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沉着冷静和英武气概，现在他晋升到上校阶级，并且获得了下级骑士称号。

两天的战役之后，英勇的某联队伤亡惨重，因而这年秋天仍然驻扎在布鲁塞尔，好让伤员养伤。大战之后，这座城市整个成了大型军医院。官兵的



伤口渐渐痊愈，花园、公共场所和风景区便挤满了老老少少负伤的勇士们。这些从死神掌握中逃脱的人们沉湎于赌博取乐、谈情说爱，名利场上林林总总，他们都要尽情享受。奥斯本先生很容易就找到了×联队。他熟悉他们的制服，了解他们的升迁和调动，喜欢谈论联队及其军官们，那口吻仿佛自己也是联队中的一员。他抵达布鲁塞尔的第二天，走出旅馆，见对面公园石凳上坐着个伤兵，一看那肩章便知是哪个联队的人。他颤巍巍走过去，坐在伤员身旁。

“你是奥斯本上尉那个连的，对吧？”他问。停顿片刻，他补充道：“我是他父亲。”

这人不是上尉那个连的，但是他举起没受伤的那条胳膊，神情忧伤满心尊敬地向这位憔悴悲痛的老先生行了个军礼：“整个部队没有哪个军官比他更高尚更伟大了。”士兵说。“上尉那个连的中士雷蒙德现在升成上尉，现在还在城里，他肩膀的伤口已经好转。假如您愿意，可以去见见他。他能告诉你关于联队战斗过程中的一切情形。您一定见过多宾少校了吧。他可是上尉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奥斯本太太的好朋友，她也在这儿，我听说她痛不欲生。人们说她有六个星期不省人事。当然，您一定了解这些，请您原谅。”那人补充道。奥斯本朝那人手里放了枚一畿尼的硬币，对他说，如果他能把所说的那位中士请到花园旅馆来，就再给他一个畿尼。一听这话，伤兵很快便将那位军官带到奥斯本先生面前来了。这个伤兵走出去告诉一两位战友说，奥斯本上尉的父亲来了，还夸奖他是个慷慨的绅士，他们便一道出去，将那个喜欢夸富的伤心老人赏的钱全都花在酒吧饭馆里。

在刚刚养好伤的中士陪同下，奥斯本到滑铁卢和卡特布拉斯战场参观了一圈。现在，有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到这里来观光。他请中士坐自己的马车同行，在这位军官的引导下观看两个战场。他看到十六日那天联队行军经过的路，来到那天法国骑兵迫使比利时部队溃退的山坡。中士指着一处说，上尉在那里杀死一个与旗手扭打的法国军官，中士旗手在这之前已经中弹身亡了。第二天，也就是十七号，他们就是沿着这条路撤退的。这里是联队在雨中露营的那道堤坝。再远处是他们坚守了一天的阵地。他们在那里前赴后继，打退敌人骑兵一次次进攻。法国大炮轰击时，他们就在堤坝下藏身。那天傍晚，就是在这道堤坝下，敌人最后一次进攻过后，英国部队接受到反攻的命令。上尉挥动军刀，高声喊杀，冲下山坡，最后中弹身亡。“后来，多宾少校把上尉的遗体运回布鲁塞尔。”中士压低声音说，“您一定知道，他请人将上

尉埋葬了。”这位士兵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当地农民和收集战场遗物的贩子们围在两人身边，大声叫卖各种战争纪念品，其中有十字勋章、肩章、甲冑碎片和鹰徽之类。

奥斯本缅怀过儿子建立最后功勋的地方，与中士分手时，赠给他一笔丰厚的酬金。他先前已经去看过儿子的墓地，他一到布鲁塞尔立刻就驱车去了那地方。乔治的遗体安葬在城外幽静肃穆的莱肯墓地。这位年轻的军官生前在一次郊游时，口吻轻松地说，希望死后葬于此处。他的朋友们便将他葬在墓地一隅不属于教会的地方，周围还用一道围篱隔开。外面是天主教堂、草坪、树篱和天主教徒的墓地。老奥斯本觉得，儿子是个体面的英国绅士，而且是著名的英国军队里的中尉，竟然葬在外国普通人最后的栖身地上，实在是一种屈辱。谁能分辨得清楚，我们与人热情交往时心里有多少虚荣，我们的爱又有多少自私成分？老奥斯本没有仔细思索自己的感情属于何种性质，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本能和自私之间的斗争。他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皆属正确，在任何场合下都应该按自己的方式行事，遇到任何敌害或对手，他立刻像黄蜂或毒蛇一样发泄自己的仇恨。对于自己心中的仇恨，他就像对自己的其他东西一样感到自豪。认定自己永远正确，一意孤行，决不产生任何疑虑，这难道不是世上糊涂领导人的伟大品质吗？

奥斯本先生的马车从滑铁卢战场回来，抵达城门附近时，已近日落时分。他们与另外一辆敞篷马车相遇。车上坐着两位女士和一位先生，另外有一位军官骑马跟在车旁。奥斯本惊得缩在车座上，与他共乘马车的中士向军官行军礼时，朝他扫了一眼，觉得十分奇怪。陪年轻温顺的旗手坐在车上的正是阿米莉亚，坐在他们对面的是她忠实的朋友奥多德太太。那的确是阿米莉亚，然而，她与奥斯本熟悉的那个鲜嫩随和的姑娘简直判若两人。她的脸庞苍白消瘦，一顶寡妇帽下，漂亮的棕色头发朝两侧分开——可怜的孩子。两车相会时，她呆滞的目光盯在奥斯本的脸上，却没有认出他来。他也没认出她。直到抬头看见多宾，这才知道那是谁。他恨她。见到她之前，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她的恨有多深。那马车走过去后，他转身瞪视着不禁盯着他看的中士，目光中带着诅咒和恶意，意思仿佛在说：“你怎么胆敢盯着我？见你的鬼！我恨死她了。是她毁了我的希望和我的全部骄傲。”他骂了一句，对驭座上的仆人嚷道：“叫那该死的家伙把车赶得快些。”片刻之后，奥斯本马车后面的路上传来一阵马蹄声，多宾骑马跟了上来。刚才与奥斯本的马车相遇时，他心不在焉，又朝前面走了几步后才记起车上的人是谁。接着，他转身看



阿米莉亚见到公公后有何反应,但是可怜的姑娘根本不知道擦面而过的是什么人。威廉每天陪伴她乘车兜风,这时掏出表看了一下,借口说突然想起要去赴个约会,便打马离开她。她连他的这个活动也没有注意到,对眼前早已熟悉的景色视而不见,两眼只望着乔治行军离去时经过的那片树林。

“奥斯本先生,奥斯本先生!”多宾骑马过来,边喊边伸出手。奥斯本无意与他握手,再次冲着仆人咒骂一句,要他催车快走。

多宾扶着车厢说:“我要见见你,先生。我有给你的口信。”

“那个女人的口信?”奥斯本凶狠地问。

“不,是你儿子的。”奥斯本听了,缩在车厢一角,闭口不答话。多宾也不在意,跟在马车后面,直到抵达奥斯本住的旅馆前一直没开口。他跟在奥斯本身后走进他的房间。乔治以前常常到这房间里来,因为克劳利夫妇在布鲁塞尔时就住这儿。

“多宾上尉,有何见教请讲——对不起,我该说多宾少校才对,好人都死了,把位置留给了你。”奥斯本有时喜欢用这种挖苦口吻。

“的确是好人都死了。”多宾回答道,“我要对你讲其中一位的事情。”

“长话短说吧,先生。”他对客人怒目相向咒骂一句说。

“我来这里是以他最亲近朋友的身份,”少校接着说,“而且我是他的遗嘱执行人。他是在上战场前立的遗嘱。他遗留的钱少得可怜,你意识到他的寡妇生活多么艰难吗?”

“我不认识他的寡妇。先生,”奥斯本说,“让她回她娘家去吧。”他的听众显然打定主意保持心平气和,并不在乎自己的话被打断。

“先生,你知道奥斯本太太的处境吗?她的生命和理智几乎被这场灾难毁掉。能不能恢复正常生活很值得怀疑。不过,还有一线希望,我正是为这事来找你的。她不久就要做母亲了。你打算让孩子代父亲受过,还是能看在可怜的乔治份上原谅孩子?”

奥斯本狂乱地赞扬自己咒骂儿子,先是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良心上的责任,接着夸大其词地责骂乔治的不孝。说是整个英国都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慷慨的父亲,可那儿子却忤逆不孝至死都不认错,只能自己承担不孝和恶行的后果。至于他自己,奥斯本先生从来说一不二。他曾发誓永远不跟那个女人对话,也不承认她是儿媳。“你可以这么告诉她,”他咒骂一句结束自己的话,“我这话到死也不会变。”

这方面显然没有希望。那寡妇只能靠自己的一丁点微薄收入维生,或许

约斯能周济她一点。“我就是对她讲，她也不会在意。”多宾悲哀地想道。那场灾难后，可怜的姑娘神志恍惚，在极度的悲哀下，无论善恶全都不在意。对大家的友谊和好心也漠然没有反应。她接受好意时无动于衷，过后便再次陷入悲哀之中。

上面那番对话之后，可怜的阿米莉亚又捱过大约十二个月了。前半年她沉浸在深深的痛苦与悲哀之中，在她哀痛时期——我们观察过，也描绘过那颗孱弱温柔的心——滴血的心，实在让人不忍目睹。我们绕过她不幸的床榻时，脚步要尽量放轻，不要惊动那精疲力竭的可怜人儿。也要像服侍她度过痛苦的最初几个月的朋友那样，将门轻轻关上，在光线昏暗的卧室中陪着她，直到上天给她送来新的安慰。这一天终于来临，她得到的惊喜让她震惊——可怜的寡女紧紧将自己的孩子搂在胸前——那是个眼睛像乔治，漂亮得像天使一样的男孩。听他的第一声呱呱哭叫，简直就像见到个奇迹！她抱着孩子笑出了声，乐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孩子靠在她胸前，她再次萌生出爱和希望，再次开始向上苍祈祷。她平安了。为她诊治的大夫们一直为她的生命或者神志深感担忧，早已盼望着这一转机，现在宣布说，她的身体和精神都不会有问题了。那些忠心耿耿服侍她的朋友们见她的眼睛又闪烁出温和的光芒，便感到几个月的辛劳没有白费。

我们的朋友多宾就是其中之一。奥斯本太太接到上校的命令，不得不离开她的病人后，多宾把她送回英格兰，返回母亲家。多宾抱着婴儿，阿米莉亚望着他，发出得意的欢笑声，任何好心的人见了这一场面，心中都会感到美滋滋的。威廉是孩子的教父，受洗礼时，他独出心裁地为孩子买了许多礼品，有许多杯子、勺子、两头跷起的奶瓶和珊瑚玩具。

他妈妈喂他吃奶，给他穿衣服，围着他团团转，整个生命都寄托在他身上了。她不要保姆，除了她自己，谁也不能碰他一下。不消说，她授予孩子的教父多宾少校的恩惠，便是准许他偶然抱他一下。这个孩子就是她的生命。她的存在就是为了施予母爱。她以慈爱和崇拜将这个毫无意识的小生命包裹起来。孩子从她胸脯上吮吮到的其实是她的生命。到了晚上，母子单独相处时，她便偷偷享受那母爱的强烈喜悦。这真是上帝奇妙的造化，他赋予女性这种本能，只有女性才能体会到这种远远超越理性，却又毫无道理的喜悦，威廉·多宾的职责是观察她的行为，了解她的情感。出于对她的爱，他了解让她产生任何一丝心理变化的事情，却也绝望地认识到，她心里并没有为



他留出任何位置。他认清了自己的命运，默默忍受，也满足于忍受这种命运。

照我看，阿米莉亚的父母完全明白少校的目的，并不持反对意见。多宾每天来访，每次都要陪他们待上几个小时，要不就陪着她或房东克拉普先生家的人。他找种种借口送大家礼物，几乎每天都送。房东家的小女儿很受阿米莉亚喜爱，见了他就称他棒棒糖少校。每次都是她带着少校去见奥斯本太太。有一天，棒棒糖少校乘车来到弗尔罕姆路，送来一只木马、一个小鼓、一把小号，以及其他玩具武器，她见了乐得笑出了声，礼物是送给小乔治的，可他还不满六个月，根本不适宜玩这些东西。

孩子当时在睡觉。“嘘！”阿米莉亚或许为少校靴子踏出的嘎吱声感到不快。她向他伸出手，脸上浮出微笑，因为威廉两手都抱着玩具，放下那些占手的负担才跟她握手。“下楼去吧，小玛丽。”他对那孩子说，“我要跟奥斯本太太说说话。”她听了有点吃惊，把婴儿放进小床。

“我来向你道别，阿米莉亚。”他轻轻拉着她纤细白嫩的小手说。

“道别？要去哪儿？”她微笑着问道。

“把写给我的信交给我的代理人。”他说，“他们会转给我的。你会给我写信，对吧？我要离开很长时间。”

“我会写信告诉你乔治的情况。”她说，“亲爱的威廉，你对他对我都太好了！看看他吧，多像个天使，不是吗？”

孩子粉红的小手机械地握着这位诚实士兵的手指，阿米莉亚脸上挂着母亲的喜悦，抬头望着他。最残忍的面孔也不会比这个毫无希望的慈祥更能伤他的心。他俯身望着那孩子和那母亲，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他鼓起浑身的勇气，最后才逼着自己说了句上帝保佑你们。阿米莉亚也说：“上帝保佑你。”说完将脸颊凑上来与他吻别。

多宾朝门口走去时，发出沉重的脚步声。“轻些，别吵醒了乔治！”她没有听见马车离去的辘辘声，因为她正在望着孩子的面孔，孩子在睡梦中脸上浮出一丝微笑。

第三十六章 毫无收入却过得安逸舒适

照我猜想，在我们这个名利场上，任何人都不至于对熟人朋友的生活漠不关心；见邻居琼斯或者史密斯到了年终居然能收支相抵，也绝对不会不感

到诧异。举例来说吧，我曾在社交季节去詹金斯家赴过两三次宴，对这个家庭极为尊敬，但是，我不能不承认，詹金斯一家坐着大马车在海德公园露面，身边跟着身材像掷弹兵一般高大身穿制服的用人时，心里总不免感到纳闷，这个谜恐怕到死也让我感到困惑不解。我知道詹金斯家的马车是租来的，用人拿工资自理膳食，可那三个用人和那辆马车每年的开销至少也要六百镑。他们还时常举行豪宴；两个儿子在伊顿公学就读；女儿们雇了第一流的男女家庭教师；全家要在秋天外出旅游，不是到伊斯特本，就是去沃辛；每年还要举行一次酒宴和舞会，酒宴是由冈特大酒店准备的。顺便提一句，詹金斯家的一流酒宴全是从冈特大酒店订来的，因为我有一次曾经有幸赴宴，发现酒宴的质量和排场远远高于詹金斯家招待较低等宾客的饭菜。所以，我要说，见了这种光景，哪一个好奇心重的人能不感到奇怪？詹金斯一家到底是怎么应付经济问题的？詹金斯到底是个做什么的？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文档局的官员，薪水每年只有一千二百镑而已。难道他妻子有笔巨款？哼！她姓弗琳特，父亲是白金汉郡一个小乡绅，家里倒有十一个兄妹。圣诞节时从家里得到的礼物只有一只火鸡，她在社交淡季反倒要安排两三个妹妹住在伦敦，兄弟们来伦敦，她还得为他们准备食宿。詹金斯到底是怎么做到收支相抵的？我不禁像他的每一个朋友那样感到纳闷。他怎么能如此长时间逃避债务？大家感到惊异的是，他去年怎么居然还从波罗涅返回来？

上面说的“我”代表的是一般世人，也就是说代表了每一位读者生活圈子里像格朗迪太太一样的普通人。每一个人在家里都会私下说，某个朋友不知道靠什么维持生活。我毫不怀疑，陪好客的主人饮宴，这种经历人人都有，同时心里却奇怪主人哪来的那么多钱付账。

罗顿·克劳利与妻子在法国居住三四年后回国定居。住在五月集柯曾街一所房子里，房子非常小却十分舒适。在他们宴请的宾客中，没有一个不在心里提出上述问题。我先前说过，本书作者什么底细都知道，所以能告诉大家克劳利和他妻子如何能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生活。我要请求专好抄袭的报界，不得转载我的发现，因为我做这些调查是付了代价的，所得利润当然也该由我自己独享。假如我有幸生个儿子，我就会对他说，孩子，你只有深深探究，并且不断地与人们交往，才能了解如何一年到头没有收入也过得舒服。不过，最好不要与这种绅士深交，而要像使用对数表那样，间接了解，因为直接了解肯定花费颇巨。

克劳利和妻子每年都毫无收入，在巴黎愉快生活了两三年。对他们在那



里的生活，我们只能一笔带过。在这个时期，他卖掉军衔，离开了禁卫军。我们再次见到他时，他那两撇小胡子和名片上的上校军衔，便是从戎后仅存的标志。

我们先前提到过，丽贝卡一到巴黎，立刻变成这个首都社交场上的红人。恢复地位的贵族们纷纷欢迎她光顾某些最显赫的楼舍。在巴黎的英国时髦男人们也都对她大献殷勤，他们的妻子禁不住心中妒火，受不了这个新贵的骄横。一连好几个月，在巴黎郊外圣杰缅因区的时髦聚会上，她的地位十分稳固。在新落成的宫殿里，她受到的接见引人注目。她于是感到十分喜悦，甚至还有些飘飘然，对丈夫交往的诚实军士们或许有点瞧不起。

但是，上校坐在公爵夫人和宫廷仕女中间却烦得直打哈欠。他跟那些老女人玩双人牌戏，就连五法郎的输赢她们也会大惊小怪，根本不值得克劳利上校作陪。他不懂法语，便无法体会她们交谈中的妙趣。他也不懂，妻子整个晚上对一帮公主行屈膝礼有什么益处。不久，他便任凭丽贝卡独自出席这些晚会，自己重新混到意气相投的朋友中间，寻找简单的乐趣。

我们说某位先生一年到头毫无收入却过着优雅生活，其中的所谓“毫无收入”其实指的是收入来源不明，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所说的先生是如何取得生活来源的。我们这位上校朋友对种种赌博游戏无不嗜好。他长期赌牌，掷骰子，打台球，经验丰富，自然胜过偶然玩一两把的生手。打台球也像练书法、吹德国笛子或者击剑一样，不能指望一开始便掌握纯熟，只有本来就感兴趣，而且持之以恒地研究练习，才可能精通。克劳利就是这样，起初他打台球是个生手，渐渐才磨炼成个了不起的专家。如同一位将军，越是面临危险，就越能显出其天才，他如果整个一局都不顺手，眼看赌金要丢，却能老练果敢地打出两手好球，顿时扭转局面，最后成为赢家，让大家惊得目瞪口呆，也就是说让不熟悉他的人感到惊讶。凡是常常见他打台球的人，跟他押赌时便十分小心，知道这个人能突然产生机智，技巧非常高明。

他赌牌同样老练。虽然他每天晚上开局的时候总是输钱，看上去赌得漫不经心，出手十分鲁莽，陌生人常常认为他水平低下，可是，小输几局后，克劳利的精神便会给挑起来，势头立刻显著与先前不同，不等赌局结束，便能把对手打个惨败。实际上，很少有人敢吹嘘说曾经赢过他的钱。

他一再得手，难怪输了钱眼红的人们有时谈起他的好运牢骚满腹。法国人说起从未打过败仗的威灵顿公爵，会说他是交了一连串好运而已。然而，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滑铁卢的确耍了些谋略，否则绝对赢不了最后那场

